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日

贈南冢宰藍石孫公應大司寇內召序

壽大學士曙谷吳公序

代

送督理遼餉御史大夫兼少司徒白陽畢

公晉領畱臺序

代高陽公

賀孫啓泰孝廉被召旌孝序

代鹿伯順



卷第二十一 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 十一

贈南冢宰藍石孫公應大司寇內召序

今天下之所以弊亦知之乎客曰將無法不行
今之賢者進不賢者亦進賢者亦時退時進其
進之故我知之矣其退之故邪正陰陽不可得
而知然有一為守法而退者乎客無以應低徊

不問四十一集
久之曰將無癸丑甲寅間有渭南孫公以爭憲
體挫御史而去乎曰自 兩聖御極以來皤皤
黃髮久沉林壑者今皆在三事八座間有爲朝
廷守法者乎客無以應曰舉朝不守法矣守法
者無一人安於位今大敝極矣曾進一素肯守
法之人使當樞軸乎客躍然起曰 天子方以
司寇召渭南孫公矣曰孫公舊御史大夫大司
馬也今爲南冢宰雖朝廷右北不以班位拘然

爲司寇則并向日之班而抑之朝廷信禮大臣
固如是乎客曰甚矣子之窺朝廷淺而不識孫
公之微也國家設六卿分理庶政一準周官則
綸扉一片地乃顧問之臣而冢相實本朝之相
也今 天子之欲相孫公蓋日夕不忘而當事
者克舉其職無兩相之理故向者司空虛卽將
以司空召今者司寇虛又以司寇召唯恐公一
日不在朝亟亟皇皇不暇爲公擇官而亦察公

知有朝廷耳不知官之抑揚也曰諾拜客之教然愚竊有疑焉曩者司空虛廷推首舉公天子獨用其次者今者司寇去一日而召公其故何也客曰是不難知守法故也曰然則今日之獄孰有大於大臣背恩棄千里之疆者乎而發其姦則首於前司寇王公成其獄亦在於前司寇王公豈非天子守法臣哉乃以一言詬誅之天子卽嚴遣之去重守法者固如是乎客

大噓而起曰甚矣子之林莽中人不聞前司寇將去時之疏乎欲久錮逆臣而不忍以膏斧鉞大臣不當死則釋之耳當死矣而久置之狂狴長天下之徼倖啓輦轂之姦萌臯陶之典刑固如是乎國家之成憲固如是乎然則天子用公之意可知矣夫批逆鱗雖難而實易排黨論似易而實難何也一則賈禍而可得名高一則敗身而先毀名也能於逆臣爲御史手辣目

雄天下莫敢正視之日而必守 天子之法使
之束身聽勘今逆形著矣大獄具矣公不窮究
其叛逆而止以失封疆坐之尚不足以盡公之
官守而豈忍使跋扈於囹圄之中遺 君父以
大憂哉公之行也國家之法庶幾乎申法申而
天下大治矣又何憂於東夷西叛哉公之相
天子亦舍此無它適也儀受公之知欲使以匹
夫登壇儀以處非其據恐累公逡巡拜公之命

然不能報公以職守當報公以言公明德遠矣
豈待一士之私語哉然天下當無法之時相習
而諱言之莫以法之一言爲公勸愛公重公者
又恐公一日不相 天子又未免欲公屈法以
需行道然儀迂士也知公舍法無以相 天子
不敢不盡言也起衰救弊非公安望哉

壽大學士曙谷吳公序

代

嘗聞之張燕公云畫爲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

石民四十一集
時萬穀棄也舜稱至德相業之關於主德如此
哉今上以幼冲踐祚御曆者垂五十禩久道
化成咸臻上理然考其歷相之耆碩或強敏攬
天下之重或寬裕養天下之神或英幹應天下
之紛或忠懇解天下之鋼皆所以弼成鴻業致
主徽稱者也最後爲吾崇仁吳公公以清勁之
節收公輔之望海內喁然望大用者十餘載至
癸丑之歲實協龜筮是時俊又以公素號堅植

必有冷毅不可近之色故未嘗不幸朝廷之得
人而亦慮衆情之難劑及晉接之間則見公謙
衷虛已休休有容又無不爽然自失而欣焉相
告也及綱紀之際儀文之間公又以大臣者朝
廷之股肱也股肱不屈則元首始尊世未見施
肩甕足而成完人者故又一毫不相借又無不
凜然自簡而整焉交肅也蓋公立朝不久而卽
以憂去然其風度偉然所爲廉頑立懦默收其

效而不久尸其功者何可歷歷道耶自公去之
一年而東事起赤白羽不集于廷者二十年矣
卽二十年以前東誅西蕩俱以 聖天子神武
所向風靡故海內皆易兵而詘甲冑之士一旦
有事卒然無以應夫兵之強弱將爲之也將之
勇怯時爲之也資育不擇地而生韓白不易代
而產而良將不易得者何也大臣無清操則債
帥盈庭矣大臣不虛懷則異材在野矣大臣弛

綱紀則跋扈踵望矣今草莽之中不乏熊羆而
行伍之間徒貴珠玉暮夜入金朝登壇坫卽抗
上罔下靡所不至使臨以公之清操虛懷則貪
墨解組賢達彈冠而又憚攝于公振綱刷紀之
精神則爲子儀而屈膝者豈迨索韃迎蔡州而
始見朝廷之尊耶公自巍科入館三十餘載海
內之稔公者已久而公年方七十同郡周君爲
令于公之邑述公栽培其邑之民者不可累舉

而且徵某言爲公壽壽者一身之福也 天子
方殷憂疆場慎重袞職安車蒲輪行召公矣公
其起而爲吾壽天下乎仁壽之世民無天札今
遼左之民以及四方徵調之卒祇爲一醜陸梁
而不得終其天年者垂十萬人矣若非公起而
壽之則此禍滿天下 今上之世壽域也成
主德者在相業某竊聞之管人矣雖不敏敢不
爲天下祝而徒祝公哉

送督理遼餉御史大夫兼少司徒白陽畢

公晉領畱臺序 代高陽公

嘗謂朝廷之政一而議論清卽方數千里水火
夷狄之患不至交困中原迨議論淆而政分無
論中原交困諸艱而天下之議論爲紛使其人
畢力修營而日不足俟議論于是有日冒天下
之心而懾其口亦有抗天下之口而懾其心當
是時議論之權重而主持議論者若爲更重其

權國家定鼎燕薊其于畱京諸署盡設無兼非
若唐宋故制寥寥一畱守而已意深長哉然事
以時簡不能當十一二獨畱臺主風紀持議論
繁簡輕重以人不以時故南北不相亞云 今
皇帝臨御遼事方棘又募棘于餉不支白陽畢
公遂以津撫晉少司徒專董其事而仍兼舊撫
蓋其才能兼之也時方以任爲議論而亦時借
議論以俾其任四年晉官御史大夫五年遂以

領畱臺將行諸監司大夫問言于余余愴然曰
公其遠遼事哉旣而喟然曰公其主畱臺矣畱
臺故清議之自出也其所是非非是雖後出而
必于取衷雖先出而不曰避難蓋從來矣數年
間稍變而有後無先又稍變而有同無異今幾
幾乎以默爲容也夫迎其微以爲先勦其餘以
爲後皆重其身而輕其官者也先不敢而失其
機後恐忤而甘于晦此又重其官而輕其身者

也夫是非非是將衷乎時哉其羣不敢言而私言之口不敢言而心言之者孰其昧之又孰忍昧之莫爲之撕甚則撲焉莫爲之倡甚則拂焉嗟乎士君子以身任官其不爲者曰無權耳乃若合天下之議論受持于一人斯其身與官何如重而權不重乎宜何如以重其權也天下大患在遼其最大患又在于天下支遼而幾于盡遼也救之有三術治兵者無借天下之緩而容

其身忍一身之禍而禍天下治餉者無借天下之怨而巧其名旣以忍遼而卒以忍天下治賦于民者無借天下之急而肥其家旣以禍天下而卒以禍其身公之治餉三年矣其任若輕其身重其官其任之議若輕其官重其身而要之不忍遼不忍天下耳余拜公之賜三年矣治兵雖不效何敢借天下容其身而實願士君子不忍天下以不忍遼今天下之賦大半在東南東

南之民日以災聞而修救在郡邑大夫其抨墨擊濁在羣御史公爲大夫非其長歟任則平天下之心以平其口議則公天下之口以公其心遼與天下且拜公之賜以庶幾有終也孰曰公遠遼事乎哉

賀孫啓泰孝廉被詔旌孝序

代鹿伯順

今上改元崇禎宗伯請如御史言旌天下孝子節婦吾友容城孫子啓泰與焉余聞之喟然而

嘆非特嘆孫子也自周官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賓興以待造選旣選而任之官少宰以六計弊吏治而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一主于廉蓋修于家莫大于孝服于政莫先于廉故漢取其義舉天下之孝廉對策于廷我高皇于選舉科舉兩法屢罷屢更而終于兼用今選舉稀矣而科舉之士得解于鄉輒稱曰孝廉蓋所取之途雖殊然因華以撫實非棄實以

就華也天下不約而稱之者如此可以知人心之固然矣今孫子年十七舉于鄉稱孝廉者已垂三十年至今日而天子復旌其孝令甲已膺錫命爲命婦者不得復旌節以節其應操者耳于孝子則不然若是則天下之自孝廉進者能無媿乎不特此也凡天下所旌節九而孝一孝又民九而士一士又不顯者九而顯者一今孫子獨當焉孫子固亦奇矣乃稱男子與士而

不徒男子者能無媿乎故我之嘆非特嘆孫子也當孫子廬墓也先後六年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內偕兩兄一弟手築園土而居之風雨晦冥悲泣孺慕其廬父也猶旦夕歸覲太夫人及廬母也則闔戶不復返竇納漿蔬以飼諸婦羣而紉織化之怡怡也數百里之內兒童童父老駭走覘無不俛而肅嘆而泣也然孫子曰此子職之常耳夫孫子之言豈欺我哉而已足以震鄉

里感四方以至聞于明庭 天子改容而稱卿大夫以及國人皆曰可夫孫子固已奇矣而天下安流俗而驚常行余烏能無嘆也不特此也余習孫子孫子必子夜方能就枕蓋太夫人苦胃疾非子夜不瘳故孫子亦非子夜不歸子舍如是者三十年今習而成性孫子曰子職之常耳夫孫子之言豈欺我哉然其不可及更甚於六年廬墓蓋致哀於死後忽略于生前庸人之

情也操持于數載踈脫於平生賢者之情也然稱孫子者不於此而於彼於人所稱何輕重焉而震美於獨致忘弛於恒居余又烏能無嘆也凡與孫子遊者聞余言請次而以爲孫子壽余曰不特此也 高皇帝常以權謹至孝自大官丞擢爲殿學此以孝而擢者也而不見其施於官者參軍高巍上書 成祖請止靖難之師自言未仕之先卽荷 太祖旌其孝今欲移孝于

忠不避萬死此旌而後擢者也惜其志不遂終以節見而澤未被天下余習孫子者也知孫子孝弟睦婣而有學者也其學善萬感不能淆其學能萬變不能窮其學敬萬人不能撼其學正萬境不能奪其學法萬態不能凌其學辨萬慮不能惑或自科舉而擢高第必不以華掩實或自選舉而備顧問必不以實掩華人有恒言體用不必兼而質行無光輝當自孫子洗之以光斯道以信天下以啓將來是在孫子矣二三子其識之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一

送郎景愚先生守澂江序

賀分守浙西晏憲副誕日時擢粵東巡海

大參序代

曹能始先生六十壽序

封順德太守金太公暨卜太恭人八表偕

壽序代

又賀金太公太夫人八十偕壽序代

方太公方太孺人六十偕壽序代

卷第二十一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十二

送郎景愚先生守澂江序

天啓初詔以畱曹冬官郎郎先生爲澂江太守
澂江古梁州境雖去天萬里而沃壤樂土當太
平時士大夫喜居之及一日有事則鬼方之路
斷吐番之故種節部之蠻裔蠶而食之故保妻

子者又莫敢居也郎先生奉璽書之日遼瀋未
破天下晏如也闡者告客集客咸進于先生曰
鬮經之不拜太守數十年矣三朝之破格以待
士莫先生若也邇歲以來銓曹以貨衡官無暮
夜之金而得善地算先生若也况先生雖老幸
善飯循吏之聲稱足以過而化之願先生速俟
裴先生曰然未也吾以質之茅子茅子自吳來
先生以客之言告茅子茅子愀然曰吾少於先

生者四十餘年先生忘其年而友之將欲其爲
衆人之言乎則先生不勝友也先生旣友之則
吾聞之友者身之半也使其身而疲於道路瘁
於酬應不得樂先王之道以優遊其晚年身不
便也層山之下有宅一區羣子弟而教之以身
之安安天地萬物先生何擇焉先生首領之會
以歲凶穀貴貸錢數十緡澂江之賈人兢以錢
貸先生先生不應也命家督市其丙舍畱旬月

而東師衄天下騷然闡者告客集客咸進於先生曰今河之南河之北虞虜蹂也山之東浙之東淮之南北倭與虜兩虞也况滇南萬里乎願先生無往先生曰然未也吾以質之茅子越數日過茅子而問焉茅子愀然曰吾少於先生者四十餘年先生忘其年而友之將欲爲衆人之言乎則先生不勝友也先生旣友之則吾聞之友者所以有其心也使先生當君父之急坐臥

於山之中水之側付理亂於不聞其心安乎今朝廷之事雖不得越俎而司之而澂江之疆域千里固以付之先生矣至誠以動之惠澤以浹之忠義以勵之固吾圍以報 天子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身殉之非如匹夫匹婦于溝瀆之中也天終祚明我聞始於東者中興於西西之南爲滇百貨具焉固天子之外府也先生善守之光武在關之東高宗在汴之南可不占而知

也吾又聞之先王之所志神必依焉 高皇帝之所圖而未就懿文太子之所經營而未畢者固史氏之所聞也先生善守之先生曰敬聞命矣乃命戒裝旣成行茅子酌三爵而告曰先生固循吏也澂江之民嬉且樂兮先生受此爵又曰先生固彊吏也澂江之民安且鞏兮先生受此爵又曰先生固毅然丈夫也無謀于筮龜無謀於妻子終其德永其譽先生受此爵先生欣

然嚙命侍史識之

賀分守浙西晏憲副誕日時擢粵東巡海

大叅序

代

湖樂國也唐宋以來每以優暇士大夫而今之爲監司守令於其間者惴惴焉是懼豈地有今咎哉蓋竭澤而事則其難在下繭絲不循則其難在上上方驅天下之精神日奔走於功令之中下之精神夢寐遂日唯以免禍患爲計士大

夫束髮讀書連裾入朝亦必先安其身安其心
而後可從容展布以救寧天下之大患捍禦天
下之大災補救天下之所已敝綢繆天下之所
可慮而收天下之大功於不見不聞之地今惴
惴焉唯禍是慮則樂土且變爲敝國矣夫豈特
湖哉至于湖桑麻不加於管而上僕日繁案鑰
落凋于管而盜賊日盛至意外之誅求法外之
奇獄往往自天而降動輒使人不戕其心必戕

其官震鄰之懼東甌吳郡密邇其間大盜資盜
唯一帆是利士大夫卽有顏蘇之才與識而處
非其時矣獨我晏公分藩茲地則不然公介以
爲質和以爲用而總靜以杜窺測之倪故不赫
赫以驚名而見者融於德聞者攝於威不皇皇
以趨務而大事則化爲小小事則化爲無至於
魑崇方張而徒禱以挽其虐鄰警方聞而親閱
以振其氣蓋其所本者誠所急者大民安堵於

不見不聞之中而大災大患與夫吏治已敝而將敝者皆默化默回而無其迹公真大臣哉天子獨知公遂以粵東海政屬焉公張皇不見於眉睫攻取不侈於脣齒而上獨任公以兵事某于是嘆 上之知人哲也公唯介則盜穴清而士伍肅矣公唯和則羣策効而羣力合矣公唯靜則九天九地之用運之而無窮矣而公尤畱意人材於投閒棄業之中嘗相之牝牡

黃之外調護弊借若急欲收其旦夕之用者蒸公能儲士於無事之時則必能用士於緩急之日今海上之盜寇閩則擲足而禍及堂粵寇浙則揮戈而血滿濠渠粵亦脊脊多事矣今其鋒聞且嚮之公一日受事苟非素有所儲可急出以當之卽裕於才廓於識豈能倉卒辦哉固知上之知公者周也公家世多壽公之翁年八十八餘尚強飯當公懸弧之辰郡大夫以封祝之辭

屬某某不能辭而公之新命適聞於其日某幸
逸田間竊爲 聖天子知人慶遂舉首加額再
拜以頌 天子之休光而因以爲公壽

曹能始先生六十壽序

凡人之情各有其至而世之所稱者未必其心
之所許蓋世樂以貌取人而人心術之微要渺
之地間世而或一人知之其人又未必當史局
執月旦則其兩心相喻者亦憫默私嘆而已萬

曆間詩格一變而實自曹能始先生始先生派
衍亦猶萬曆之初而時出新裁以聳衆壓世後
之言詩者雖愈幻愈變盡離先生故轍而不能
不推先生爲鼻祖天下之人舉而稱曹先生曰
詩人也及先生之文出匠心快口一去嘉靖間
儼衣冠而學步趨之習後之言文者雖愈尖愈
變盡離先生故轍而亦不得不推先生爲鼻祖
天下之人又舉而稱曹先生曰文人也自有詩

人文人之目天下之言詩言文者曹好之而不
言詩言文者亦曹惡之然不言詩文者衆矣於
是先生恭而逆之曰簡先生幹而逆之曰逸卽
明知其不簡不逸以爲不坐以此不足以去其
官使之速離我傍而我得掩不言詩言文之醜
於是先生遂旋起旋蹶不復安於位去國之七
年而始六十也嗟乎古之爲史者于能文之士
每以其藻雋而掩其獨至况於今之人乎今

如曹先生者今天下多事當置之廟堂其逆料
成敗勞畫形勝調劑兵食當綽然有餘卽不竟
其用而後之爲史者當追論其所能以表著於
後世無徒曰詩人也文人也而已苟以其詩其
文則詩與文具在也而能詩能文者自知之矣
又何待於史官之標榜哉余從事於詩與文久
矣渺乎無畔岸而丁天下多故卽出其所能者
何足濟萬一而妄得經世之目然世已如此而

安罪守分坐食偷息如故又何在其詩與文之外者乎然先生六十而精神如少年猶欲與先生共論之

封順德太守金太公暨卜太恭人八表偕

壽序 代

往嘗聞茅鹿門先生令青陽夢其尊警之曰若何爲不諾金氏婚曉起而使者在門遂報曰龜食吉先生之次女嫁董君龍山以尚書爲翁黃

門爲夫兩子一爲客部郎一成進士幾幾如唐之苗夫人而金氏則自霍山君告逝科第久闕但茅夫人舉七丈夫子諸孫數十人皆績學安貧習爲孝友恭謹稱吳中雅族人固有以卜其興也茅夫人之子長君曰達泉次君曰養冲俱蹶于有司達泉晚以明經爲郡倅而養冲則抱道田廬久稱民表達泉有令子曰浮弋成進士爲濟南太守而養冲有令子曰豈凡亦成進士

爲順德太守致其封於兩尊人如其官今方備
兵長沙爲監司而養冲偕卜太恭人滿八袞豈
凡因捧 萬壽表得便道先遂其私猗歟盛哉
較之董氏往日亦幾幾矣而盛衰各一時豈非
天哉說者曰茅太公之警鹿門先生也有以哉
余曰不然夫世祿之家其盛衰時也孝友績學
鬱爲雅族可久可大斯宇內之所難而筆史
之所記鬼神之所敬也言金氏者以彼不以
豈非欣春華而賞漪流哉養冲君之生平余雖
不深習之然於卜恭人爲內姻士之過而稱養
冲者如一口當必許我言矣因茅董諸君之進
觴也書以爲序

又賀金太公太夫人八十偕壽序

代

吾姻黨有金彥章氏云當崇禎五年方爲長沙
監兵使者以入賀行將先期便道上其太公太
夫人之觴賓戚皆醵俟忽聞以兵事留彥章以

業已委贄爲人臣不敢言其私龜勉從大府之命退而蹙然不樂遣其家歸謂曰若爲潔觴醴腆庖俎以無爲賓戚羞使賓戚之豫情祝辭徹於兩尊人之目與耳是愈於余小子百拜拳踞于膝前也家人奉命唯謹其賓戚至密者爲中表茅氏董氏述其言于余余曰然凡爲人子者其顯隱雖殊孰不有無已之心焉當其居貧困約之日值其親之壽考無恙亦孰不自致其菽

水之歡也然而子與親皆若有所未盡者豈非以出於獨者不若合於衆者之爲愉快乎一旦犀珮玉履從事明庭苟爲親舉千秋之觴其賓戚自靡不集矣其集者不特禱而以頌矣夫善禱者固不若善頌也然而舉已往之邁德陳現在之休光孰若夫其人方移孝作忠寄封疆之安危托萬姓之休戚身以天下重親之身亦遂若天下重之更愉快乎今天下多事矣東自齊

韓西至秦晉南極閩粵北抵宣雲無不爲夷虜盜賊之所擾而中州豫章荆楚其地固天下之腹心也亦人無卽席之安唯吳越千里稍無虞而近者盜入浙區漂血成河天下遂無寧宇彥章方爲楚所推夫楚大國也監司可二十人孰非士大夫之選乃彥章旣以賀行復畱治兵事則楚之監司似無出其右者矣一方之所推天下之所推也行且平盜凱旋司勳奏績 天子

將使芟夷天下之夷虜盜賊而以告成 宗廟收中興之功則彤弓秬鬯行將及於君之門而太公太夫人欣然而舉一觴則今日聞賓戚堂上之言又不以頌而以禱爲愉快矣且愚聞之太公固茅鹿門先生之外孫也魯 肅廟時粵西苗叛事在府江制府應公知鹿門先生能兵檄主者入賀而以鹿門先生署其事不數月以七千人平十萬積寇至今推征苗之功以剛興

三百年此役與斷藤峽爲最彥章今日之事酷似之太公聞休烈於幼年見膚功於垂老亦千古之盛也太公生平蘊奇不發當以此爲愉快又不枉區區世榮矣太夫人素稱比德焉愚忝姻表聞之頗悉其必以太公之愉快爲愉快也愚之頌以禱較諸客如何度太公或首肯焉顧夫人而曰可矣

方太公方太孺人六十偕壽序

代

今皇帝臨寓四十有三載久道化成廣益解額獨南畿以豐鎬地得數十三歛方君若繩以是年登第而其兩尊人俱適遘六袞云國人曰異數也於是其同門生謀所以壽公者不遠千里徵辭於不佞不佞素無文其言稚不足以進七匙宜遜謝且不習太公不能述所見獨計太公司徒公之家嗣也往不佞童時從先生長老稱江左典刑指首屈必司徒公恒以不得見爲恨

及謝史局歸雲上而若繩與其兄若淵名大噪則又私爲色喜曰天之報施將不爽也今若繩先登賢書而其言幸以中其敢辭諸君之請竊聞之保章氏之說曰弧北有大星名曰老人今見於女牛之分故江以左類多壽考其風氣與六季殊又竊從藝苑讀邇時諸先生著述則雕詞績語以奉萬年之觴者又大半屬于僦中人豈其地固多壽歟抑風俗都雍子姓豐篤羔雁

之資多及於作者之門歟不可得而計也雖然又竊聞之宋張介曰吳越之人秀閩蜀之人峭齊魯之人朴淮楚之人直皆其山水所發者然也然則山川之孕結當剝蝕之餘則其徵發於年所當亦必爲天闕爲短折故江左諸山奇攢秀絡甲於天下而片石必目寸峰必賞自六季諸君子負好事之名而江南幾無餘蓄獨黟山跨宣歙間廣袤三百里非一培之寄也其聳峙

祖兩目非小竅之藏也其神剗鬼劃翠玉萬丈
非頑形之棄也而自黃帝鍊氣以來數千年無
齒及之者宋人稍稍蹤跡不及麓而止逮今日
始開嶂鑿壁搜奇剔幽甲於天下則未滴之朴
其人綿永夫固亦道歟雖然不佞又有說焉夫
龜鹿視息非不壽也而其質不貴孤枝老幹非
不壽也而其蔭不遠藝苑家負一言之重孰肯
輕擲如椽而獨於人之壽者不德而必德之也

不昌而先昌之也不奇際而若咲以駭也其誰
之過歟試考諸先生所與篋中人進觴之詞其
有爲名父之子若太公者幾而人其有爲名子
之父若太公者幾而人其有爲夫婦之偕壽無
忤而懸弧設帨之辰其甲子者又幾而人華
封致祝之時適遘鹿鳴之盛者又幾而人則因
而推原太公之懿德其所陰蓄而未宣者可知
而推原孺人之閨範其所闕肅而勤施者可知

則不佞今日之言其庶幾無媿矣諸君子以通
家之好奉觴而致辭者亦庶幾無媿矣其敢以
塞諸君子之命客曰子之言似矣而未也 今
上久道旣洽躋世仁壽故四隅之內類多壽考
而九天之上三世隆際故率土之中皆多奇會
而太公爲司徒之後世濟忠貞故其遭逢亦若
先施而及也不佞撫然曰唯唯然則保章氏之
說與山川之徵驗其殆猶迂而未協也并識之
以請質于太公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一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一

送郎景愚先生守澂江序

賀分守浙西晏憲副誕日時擢粵東巡海

大參序 代

曹能始先生六十壽序

封順德太守金太公暨卜太恭人八表偕

壽序 代

石民四十集

卷二十一日

文部

又賀金太公太夫人八十偕壽序代

方太公方太孺人六十偕壽序代

卷第二十二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二

鹿母王太安人壽序

宋母吳孺人壽序

朱恭人壽序

顧太夫人七十壽詩序

石民四十集
卷第二十二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十三

鹿母王太安人壽序

儀往侍家大夫聞有定興鹿公者同以選入臺
朴直君子也儀家於湖與蘇接壤稍長遊於蘇
聞蘇有名御史蒞其土問其年則儀始生之時
問其人卽向所聞於家大夫之鹿公也 神廟

末年有地曹郎鹿君以矯上供作軍需得罪去儀時在陪京見陪京公卿嘖嘖道之問其產則亦定興人也 今皇帝之初聞有職方郎糾御史二三年來頗有以言得罪於上者人不以為難而難職方郎絕殊疑其人而問之則卽向之地曹郎得罪以去者也其年以都試至輦下時有金吾楊君者故名臣都尉子家有賜書偶過之拉入小齋則有朴穆之老先生在焉其衣冠

言動非長安貴人也意以隱君子流及與之論當世成敗古晉是非橫貫百家瀾翻一世語久而及東事將潰宗社將危則奮而欲擊感而垂涕深異其人問之則卽糾御史之職方郎也繼而見擯有司問誰領此榜則畿內鹿生亦定興人也繼而賈生之慟空高陳東之鼓不許歸來空山而東事果潰宗社果危高陽孫公以宰相視師聞有叅佐二人一為祕書郎則吾友宋獻

孺一爲職方郎則未察誰何訊之獻孺家人始知卽向在金吾家所見者也喜而躍繼而高陽公以在事者不足任請自督師有叅佐三四人而職方君冠焉喜而躍是時儀受渭南孫公署以副將軍行大將軍事備畱都竊以外寇未寧不皇處內強賊未討恥幸功於易上書高陽公請當前鋒以討虜因貽職方君書辭頗切激亦知職方君可與切激言也職方頗引爲同襟

次年高陽公上書請以儀將舟師會有格之者儀上書闕下請以白衣從軍詔不許促之往儀終以白衣見高陽公遂以叅丞相軍事與職方同幕而居所共論成敗是非者晝夜不輟儀竊喜得所因而君亦頗快之引爲小友問其字曰伯順因稱爲伯順先生徐而及其家世譜系則知侍御公爲先生之祖解首君爲先生之子也侍御夫人年期頤矣猶在堂而封公年已老先

生年已艾解首年已壯解首三子又將十齡焉
各以其序承歡膝下嗟乎豈非古今之盛哉因
先生以交先生之黨友門生知封公之朴直無
異於侍御解首之朴直無異於先生也因先生
以交先生之中戚內姻知太夫人年雖高尚手
自事紉修七躬督灑掃耕織猶如少壯時也竊
嘗論之山唯朴所以興雲木唯直所以繁蔭水
唯流所以不息今於先生一門見之矣自儀墮

地三十年士大夫之巧者織者誦其身以求榮
不過望官日以高子弟日以顯而已而究竟半
得半失之至於位高而年不及身顯而福不集
者又不知其幾矣鹿氏自侍御以來以朴直世
其家而其家之繁盛遂冠於河南北君子曰歛
時五福可儀可則五福之首曰壽壽在不息閨
壺猶然况丈夫乎于太君舉八十五辰之觴也
序其言以告夫羨者

宋母吳太孺人壽序

自國家承平以來以言兵者爲麤人故東夷卒起當樞軸踐言路者猶黽勉言之而學士大夫莫不掩耳禁口若或免之有身在布衣之列而忘其位卑言高之罪言刺刺不休者瀨上宋獻孺及元儀耳人始而訝之繼而怒之又繼而或有憐之又繼而有許而與之於是布衣言兵事者多矣制府新城王公首辟儀欲以爲大將軍

儀辭不受欲以爲職方郎又辭不受曰有吾友在也於是辟獻孺以爲軍諮祭酒欲薦之於朝獻孺辭不受乃就公車試試甫竣廣寧潰東事迫大司馬穎上張公欲以之爲職方郎獻孺又不受於是言兵之士有布衣起家授幕僚授特將者而獻孺始徐應中翰之徵贊大司馬軍事蓋古樞密直學士之職也繼而高陽孫公輟席行邊以獻孺從蓋古所謂叅丞相軍事也而獻

孺兩尊人享高年其太夫人以是歲稱八十矣
高陽公爲文以壽之儀得辭在南服幸以子姓
之末代獻孺稱一觴太公進儀而命之曰孺子
能無一言乎儀遜謝不敏雖然吾嘗聞教於太
公矣述太公之言以壽太夫人不亦可乎方獻
孺之就徵也儀省老母而還北山隱居取道瀨
上過慰太公長跼而進曰古來智略之士俱不
敢自必其成敗今東事如壘卵我何以慰太公

唯聞之管人云選將者當選之龐奇福艾則如
獻孺者功必就志必竟身名必兩泰無疑也太
公曰嘻孺子友我子其爲我語之戰陣不勇非
孝也無以老親爲懷儀聞而汗下始知獻孺觸
忌而言兵其學蓋有本也今太夫人子孫滿膝
下所患者子無令名以遠其親耳今獻孺聞太
公之言必能賈勇以爲將帥倡勦奴馘酋反掌
事耳孺子龐奇福艾之言將終有驗也太夫人

其進此觴拭目以俟之可矣儀得終遂隱心歲
進一觴未有旣也待獻孺功成身退相與一笑
以質此言不亦可乎太公曰諾遂授之簡

朱恭人壽序

吾之友於楚得朱咸一焉咸一之友皆天下士
也我得友咸一乎哉然咸一辱而友我矣我嘗
與咸一言友曰名譽非友不彰咸一曰姑舍是
夸夸者曰幹業非友不立咸一曰姑舍是堂堂

者曰學業非友不成咸一曰庶幾哉而未也我
有老母垂七十矣我聞之曰息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故吾於求友皇皇乎瞿瞿乎而未已也幸
而友於天下士然非言無以將其教非言無以
迪其德出而交我友恐負我親也入而奉我母
恐負我友也我將歸矣能無一言使母夫人輟
然進一觴乎余遜謝而未敢又二年咸一復自
楚而來其所友天下士益衆時維仲春爲其太

夫人介眉壽乃又以吾之言遍告其友者其友者又半我友也皆以命我夫吾以一人之言告咸一猶恐負咸一之取友况以衆人之言告咸一不幾爲咸一負哉無已則復與咸一言友吾聞太夫人之相夫子也使克振其先業友能益於是乎使著績於四方友能益於是乎諸子皆曰未也夫不能益於是則咸一歸而奉其母有餘師矣然咸一之友所以勗咸一者不敢外於

是咸一雖不待友而成太夫人聞咸一之友如是能不輾然進一觴哉豈必言貴祿利達之事而後足以壽太夫人乎然而夫子有言祿在其中矣

顧太夫人七十壽詩序

茲八月十二日顧太夫人設帨之辰也時維七十茅子時居舊都乃羣騷人而謀之酒三行茅子執觴而進曰茲役也實惟以我友顧子非友

我友者左三進而莫應茅子曰噫可以知顧子矣遂銛筆授簡使各言所能言竟旬日得詩二十二篇言人人殊皆可愕然喜爽然息也茅子曰噫此可以知顧子矣顧子曰必得子序之異哉吾安能益之吾聞之詩言志吾當爲繹其志客若曰太夫人知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故能教顧子以學客若曰太夫人知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

丘之熱故能教顧子以博學客若曰未也太夫人知大廈旣燒取水於滄海洪潦臨空伐舟於長川則不及矣故能教顧子以經世之學客若曰猶未也狐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乘陸見虎一毛不知其斑故教顧子以詞賦玄禪兵刑百家之旁學客若曰徒學無益獨行無成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如朽枝枯樹逢風則仆故教顧子以馳譽張羅之畋唱和不差

者其利同也故教顧子以求同志客若曰太夫人知志同者寡聲合者繁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治其功飛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身也故教顧子以廣交泛愛客若曰太夫人又知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日月不應非氣君子不容非類故教顧子以慎與客若曰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太夫人長于華胄聞之熟矣故尤教顧子以友直諒客若

曰太夫人嘗讀士緯以孔子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故漢大夫曰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是以教顧子以應世之術客若曰太夫人嘗歎絃者欲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斷王良之手故教顧子以淡韜處晦叟諄諄其言之也客若曰德無大小各言所見吾嘗見顧子之解隙曰太夫人以畫水鏤冰與時消釋也吾嘗見顧子之慎施曰太夫人以饑馬在

廐寂然無聲投蒟其傷爭心乃生也吾嘗見顧子之儉德曰太夫人以饑歲之春從弟不讓穰歲之秋疎客必食非疎骨肉多少之心異也吾嘗見顧子之督子曰太夫人以濯錦以魚濯布以灰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也茅子曰我則異於是客之言猶玉屑滿匣不成其實也夫慈母能食子不能使子知味天下爲人母其望於子者豈盡不如太夫人也能教其子以百美者亦

豈盡不如太夫人也太夫人之子獨以成豈人之性亦如石生而堅蘭生而香不待長養成就哉蓋太夫人質備純懿折規旋矩軒軒其範賓賓其容內孚而不飾外鑠而不張顧子教於胎習於孩日趨於高明而莫知所誘其行亦大純而無訾太夫人今齒日高神日葆大年無艾亦職此道也豈有他哉儀不佞與顧子行同志居同學其列於友籙者頗密於他客得以子姓禮

見太夫人于寢其繹客志而終以我詞太夫人其將以為知言矣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二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三

初游烏龍潭記

再游烏龍潭記

三游烏龍潭記

入湖州青塘門記

西湖看花記

卷第二十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記一

初遊烏龍潭記

石頭城內有水一區延清涼諸山而貯之曰烏龍潭也水不沃山而山若潤山入水而水益澄觀山水者一合也有隙地一畝茅子乃開軒焉軒面水身目入於水忘其軒矣築一小閣顏之

曰森樹之交於前者色入於閣也拓於後者聲入於閣也而山與水又交入而不倦故取於萬象之森焉而主人之游此也屢矣自卜築以來無日不在焉在卽遊也而載客而遊則自七月三日始客曰宋子獻孺傅子遠度譚子友夏宋子隱於瀨者也心入於山水者久而目爲之眩傅子產此者也山水入其身者久而目爲之眩譚子楚人也家有寒河之勝而足跡遍岳瀆則

其身心山水互相入者久矣而亦曰目眩矣茅子曰三子之目習於山水者也而清涼諸山則一初也清涼諸山自石頭東西步步可望也而觀山於水則一初也潭之園亭剝宇若星布焉而自森閣而觀則一初也今之遊其吾與二三子之初乎傅子曰情無窮而境限之境者情之所造也二三子之觀止此乎遂鼓棹入荷叢而不顧

再遊烏龍潭記

譚子望傅子而情不束也爲之歌茅子和之茅子曰境者情之所造也境何限情亦何限潭之水淵渟而靜靜者宜筏吾加闌焉以束水也加慢亭焉以束山也筏成而七夕至矣吳子凝甫續祠社於此社之客冒子伯馨洪子仲韋許子無念宋子譚子與余俱赴焉攬客於閣而閣不能束客陳酒於軒而軒不能束酒遂移坐於筏

驟風忽馳山不能束其雲雲截水而渡影與筏平而傅子向入之荷叢不俟筏到而先送香矣譚子歌之諸子和之俄而雨出林中烟出波中電聲轟轟出客耳者數矣而筏能束客客或笠或蓋或衛以酒靡不堅於筏也嗟乎曩之閣與軒二三子之所目眩者也縱曰故不如新豈不曰安勝於危耶而二三子不顧也俄而星月呈光諸子將援筆課鵲橋仙之詞始舍筏而遷軒

宋子曰西方聖人以筏爲喻吾與二三子今日之游喻於筏矣遂題曰喻筏期越五日終筏之興焉

三游烏龍潭記

社人有潘子景升者久於社而七夕獨以它故不得與斯賞宋子遂招之而別招鍾子伯敬社人則譚子茅子與焉林子茂之兄弟爲不速客客集於筏而不能久於筏也徙於軒軒不能盡

奪筏或還筏或登閣閣者又徙而軒且筏也放筏於隔岸登崗而呼月月出於鮮霞之內若俗采焉長松夾之風颼颼不休則又栖靜於林木而俗韻於清籟矣崗不能久坐又浮筏於荷之溪三游而始及宛然鼓棹之在日譚子自歌其曩所爲之詩歌罷復登閣而飲月入小閣倍幽溪可想而遠林近林或顯蔽之或陰漏之或蔽且漏之皆若爲閣設也顧視幔亭朱闌澹艷水

上客與主皆望而儻恍矣茅子曰我旬日三游而三變又安知異日之游不出三者之外乎而三者之終不可合也則又信之於所定者感而爲之記

入湖州青塘門記

湖以山水著然其平遠清曠者東南也奔騰奇峭者西北也幽微映帶唯入青塘門爲獨門以外長溪如帶縮以平橋弁山率兒孫環作屏障

固一巨觀也入門轉而北忽有小溪沿徑藤蘿菁篠爭古騁幽如入溪山十里卽有人家時橫小橋或開水牖亦不知其城市也過許恭簡祠益溪杏夷澹凡城中荒率似野廣林平行似郊者有矣此則湖獨於天下其南門內大水汪肆長橋映帶亦獨於天下然絕爲兩界至此疑入山漸深必有峭壁奇瀑不信其復有曠然一水也行里許一橋亘之便奕奕都市矣

西湖看花記

余墮地十三年始以童子試過武林時暑焰炙天諸昆弟皆散髮湖上先水部獨閉余一樓曰是兒耽情山水不肯作馬上看花人也八月罷試歸令客引之自錢塘過斷橋坐西冷遙望長公堤而返如洛陽男子昇入賈后宮中不知身世何在歸而夢寐起居皆若設一西湖畫障也十五始再過時蓼莪在咏一徙倚枯柳邊卽掩

袂去十六始御琴特緩定情期讀書孤山快雪堂自後十年雖屐跡遍天下然未嘗不歲一再過也記憶遊境遍徹三時卽椒辛之設亦三在垂露亭邊矣獨負花朝一醉使昭君含怨漢宮耳常歎曰阿儂限時何減儵父限地乎丁巳與張世調俞彥直沐浴秋山間至戊午季冬始再過之溪口樹下老漁父慨焉歎余老余欣然荅以詩且曰天公應不妬花時矣時千山縞素如

文君新寡試以琴心挑之遂化作陽臺雲雨遊
人有鬢點梅者蹤跡其樹杳不可得何異武林
桃花片也萬象蕭瑟重山窅窅似飛燕內視三
日時遙憶其他時行素女方應嬌蕩如何耳迫
除始迴棹度歲朝卽放維待西子新粧矣陰雨
積日小樓一梅斜倚墻外輕烟時去來似東家
窺宋雖三年未許亦不禁魂斷也人日稍晴筱
步孤山時周季侯補種處士梅數百株與古幹

相頽頽如遠條露華凝鈺浴蘭非不碧瓦參差
而班姬長信自是先皇遺軌是後滌淋晝夜時
着屐戴笠立斷橋四盼不無是耶非耶之嘆十
四日稍霽卽期僧攜客入西溪矣行不十里過
秦庭山爲佛慧寺過寺四里許爲方井梅圃數
百千分峙十餘里傍或外突或中匿或斜寄溪
翠或連塍積白如大堤女郎人自踏歌正勝汾
陽十院整齊耳墓阡間以梅爲松楸雖百年不

伐故特多典刑尤以馬氏塚爲竄每約兩三樹
可覆畝許地幹可數十圍時有新花數朶從老
幹抽枝寸許而安如白傅在洛陽時令小妓歌
楊柳枝詞雖衰稚迥然風流正堪相映再入爲
東嶽廟吳氏圃在焉周匝八十畝畝皆梅花
坐其溪處圍幙屏障几席無非梅也盤礴片時
并驚詫歎賞俱盡若溫柔鄉外無復白雲矣况
人間世哉又六里許爲永興寺寺以梅爲徑有

兩綠萼覆廣庭世算之京所謂西溪梅也其脂
澤輝鮮枝條伸屈儼然貴人粧然回憶道傍諸
樹樹樹爭妍此獨著天下正如隋家蕭后氣焰
驚人然殿脚千人正多傾國耳晚歸得詩三晉
漸近棕木場燈事方繁人家以紙燈掛梅梢往
往也大約西溪梅稱於天下者以松竹獨茂斜
觀遠插裒清剔碧若非飛瓊雙成亦不足標幟
上元夫人耳至是又益以燈光憶薛夜來十里

氤氳不在燈火時耶自後朝霽晚晴終不能竟
十刻當斜曛初日時向望湖亭一引領耳念四
日王亦房在佛慧約晤重尋舊徑殘香零落矣
獨櫻桃花數十樹窈窕若沉香亭畔人此日梅
妃雖欲受琲珠亦無奈顏面何自後日揆杏色
稍露一枝輒爲雨困鷄皮鶴髮固自不堪吳紫
玉黃鶯歌聲亦未免腸斷耳仲春之日金季真
期飲舟中自片石居放船孤山見杏樹一枝半

倚水傍條枝盤鬱朶葉麗繁兩堤千萬樹拗折
遊人手如平康狹斜不禁摧抑卽有萬里橋邊
掃眉才子亦久經兵燹矣獨此樹如金屋貴姝
不受風塵半點豈王郎千金意早亦甄后福澤
非常耶停棹盡百卮漸若花神醉矣詰朝天露
曙痕卽拉宋似祁往踞倚其下朝霞疊彩與杏
色相發北山滴翠如諸女阿姨爲整容晞髮堤
畔弱柳如小姑絮絮弄輕粧若夫短枝殘幹又

似明皇宮人爲貴妃爭價也自後又累日苦雨
從漁人問湖南桃花信愈杳然十一日薄暮雨
斃歛奮步往六橋則守宮已褪枝枝將作嫁衣
裳矣十二日遂有人面映之紅益鮮潤白袷遊
人半是乞漿客也逐人足遂至定香橋下看玉
蘭樹亭立古墓側花可萬餘朶周湖十里皆可
望之藐姑仙不屑瑤臺會耳解衣質酒醉宿其
下明早雨甚復買舟看桃花或笑余惑溺吁嗟

錦衣有鴛漢室有木彼木而親焉可人使木作
白頭吟耶十六日稍霽丁香驄三花駿蹀躞不
已奔蹄放鬣飛紅亦隨之正似載花行不覺行
花下也是夕宿舟中漏四下卽起待曉色從暝
雲中看花睡款昵萬千殊勝月下弄姿何況燈
前白日乎稍久曙色乘之露容粲發新沐蘊香
如驂鶴吹簫人雖欲近而若遠朝日益鮮回望
南山諸桃高低叢淺各逞嬌逸奔情竚態百類

千殊王大將軍開閣時人自恣情但不如金谷
中者經季倫點綴然各具胸懷也自後日泪其
中歌喉酒政筆韻茶烟皆爲消乏獨看花人與
花意猶如曩耳十七夕暴風天欲墮看花船大
半入水底余偶以在山免青陵臺自無如宋王
何然不與同死薄倖矣十八日復從雨中看殘
花十九入三竺晚照薄花上歸路出金沙灘望
之如服返容丹卽力不勝者亦低昵近人伉儷
之情老而彌篤殆謂此耶二十日自斷橋登孤
山巔遙望之正恐李夫人不肯以病姿見孝武
耳二十一日委紅滿地新綠將層當別易肺腸
領略遂入靈峰高臥翌早登妙高臺回晉繁華
亟爲譜記亦何異隔江猶唱後庭花哉因就聽
泉亭試新茶數盞一洗梨花之夢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三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四

江村草堂記

清白堂記

養志堂記

知止居記

北海亭記

養喜齋記

物表亭記

尚志軒記

卷第二十四目錄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記二

江村草堂記

江村草堂者吾友鹿子伯順之堂也曰江村者志其地也其地在定興之東南二十五里蓋古范陽之區而幽冀之封也考之水經曰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西山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

容城縣今江村在范陽容城之間然環十里而外水始經之而此以水名者或曰宋時治塘礫以阻虜則水繇於此而今非其故道矣然聞之北人字水曰河南人字水曰江虜人字水曰海易水何以曰江也是皆不可知而鹿氏之先自小興州內徙卽家於此至伯順之王父侍御公始爲堂三楹楹不滿尋至伯順舉於鄉縣官循故事賜中金爲闕以旌之伯順遜不敢當乃以

治堂堂亦三楹楹亦僅踰尋而稍踈絜高賦其前可以置廡今去此兩紀矣而力終不逮土垣槿戶靡屏靡軒居之廓如也古之善爲言者曰不足於中者始有所慕乎外故披繡列鼎奢者之所驚也而樸者鄙之高臺華池夸者之所先也而介者藐之斯言也其誰曰不然然而非所以槩乎君子也君子直不先耳不驚耳至於奢儉之節與時推移外權其祿內權其產以之

制飲食度宮室有巧於取而嗇於用者盜也卽不然陋於身而殖於家亦盜也小盜盜財大盜盜名卽或囁其微而猶爲之辭曰以矯俗云耳以範衆云耳嗚呼是可以推其心乎哉蓋君子之制用也有道富而不馳於所非分約而不節於斥富然故曰可貧可賤可富可貴而不可奪也所謂不可奪者其不殉財而喪身者小不殉名而變節者大也吾嘗聞鹿子以貴介而擢高

第食不過蔬糲衣不過大布及余交鹿子官稍達祿足以自贍則食具一肉衣或縞帛絲乎前而人不能議鹿子之矯絲乎後而人不能疑鹿子之汰鹿子蓋深於君子之道者也故其於宮室也亦然鹿子之田值有年僅足以不饑餓使擢第而荷縣官之賜奢而夸者聲色之而已與馬之而已啖名者又以陰治生而安其陋鹿子乃以闢堂則其疏潔乘其高明於於焉而不以

爲泰及垂兩紀而祿賜所入僅足酌時以制衣食稍贏又以急患難之交無以益其廡而崇其墉亦於於而不以爲慊斯足以觀鹿子矣而世之論鹿子者尊之爲名儒品之爲狷者而未盡究鹿子之所以曷不觀於鹿子之居室乎

清白堂記

江村草堂之後又有堂三楹廡具焉伯順莫能堂也析箸從弟弟始構旣構而歿無後以伯順

之子之子繼殤子故始爲伯順之堂而顏之曰清白嗚呼清白足以盡伯順乎哉然語曰爲清白吏子孫鹿白侍御公以素絲之節挺折檻之氣故伯順之顏之也若幸之也昔胡公有言臣父之清唯恐人知夫爲之先者清而且畏人知矣爲之後者不昭而明之以詔其子孫忍乎哉故伯順之顏其堂蓋以吾之子孫也賢則學其清且以學其畏人知者卽吾之子孫也不賢不

能思清而且畏人知寧不懼不清而爲人知乎此伯順之微意歟雖然吾聞今之品士者以伯順似范希文氏希文故嘗以清白顏其堂又以顏其齋矣何其不憚煩也孰曰清白不足以盡伯順哉卽不足以盡伯順而伯順得擬希文未有不始於是者故我并記之以詔其後人

養志堂記

伯順又有養志堂卽所

文侍御公所構

堂三楹也堂有廡廡各二楹又有寢寢有廡其數皆如堂鹿子以養其太公故顏曰養志蓋取於子輿氏之言也茅子曰鹿子所養之志與子輿異子輿者特以不養其口腹而已故矚所欲蓄所餘以待其不時之需遂其錫予之惠耳若太公之志則不然太公樸而好學當其兒時侍御已漸貴矣猶親餉於田暑雨祁寒僮不能堪者時先之且代之歲率以秋夏耕而冬春學及

侍御入中臺已貴介已益力田故所學不竟今
伯順之舉垂兩紀官游至卿寺伯順之子哀然
舉第一人又十年矣而太公之田自如夫身未
耜者志必嗇樂隱逸者志多弱而太公獨急施
與無論歲時爲德於宗姻隣里當天啟間璫執
政逮諸聞人多伯順友太公不待伯順歸卽盡
以祿賜爲卹助不足繼之破產又不足繼之子
錢家弗惜也且膽決不顧利鈍無論卹諸君子
邏者填巷置百口度外當秦昌間虜內訌縣官
詔鄉自團練募有應太公獨操弧荷戈指麾羣
子弟課射習擊刺欲以全其鄉里此其志豈可
量哉非伯順孰能養已

知止居記

知止居在清白堂之後亦三楹而無廡因堂之
餘材以構旣構而弗及居卽伯順亦未居也而
余適客燕遂以授館焉伯順曰孰曰非知止生

之至而爲是居哉故曰知止居且曰知止者吾
所願學也茅子曰嗟乎請與子言知止之學我
之始適燕也將有說以說 天子然非以自爲
爲也不意 天子賞其所著書驟欲登用之故
皇恐辭謝而時有忌者爲蜚語因我以撼我友
故言其外而不敢言其內也不意終以賈禍禍
既及親者靡不避匿而子授館如故其風波搖
撼又幾以及子數矣而子不知也夫所謂止於

至善者豈在事物之外哉吾聞之食其祿者身
爲輕生其死者名爲外我將踵陳東而死焉此
我之止也而誠足以獲上不足以化忌智足以
御敵不足以安身豈至善乎哉我過矣子哀其
志憐其患憫其愚卹其故終始覆之雖播撼百
出而坦如也豈區區節俠之所及哉止也然我
惟知燕故燕知子也故館於子不知身之未安
而先動不知時之未可而欲爲非止之過也過

在不知耳吾子夷其神澹其慮迫而後出出而於於毀幾及焉而不以震譽駢集焉而不以喜豈不擇步而泰哉其有所知者早也我字止者將以求乎止也而惘惘焉垂老矣將求之於子居乎問止於子乎居之左介我嘗私顏曰養喜齋亦求知之意也別有記

北海亭記

有亭巋然在江村草堂之後而知止居之旁覆

以茨塗以堊棟柱榱楹以及薄櫺棗榴靡不出弱不中程橧楯以爲垣僅僅蔽風雨而長江大河之南北靡不仰而頌曰此北海亭也於是茅子記之曰茲亭也創於侍御公以之誨伯順伯順寒暑燥濕於是者三十年成進士去伯順又以誨其子石卿石卿寒暑燥濕於是者又幾二十年舉天啟辛酉畿內第一人當吾鄉魏子孔時爲行人時嘗策蹇訪伯順於江村館於是時

有倡和吟咏傳於時是時石卿猶爲諸生伯順亦郎民部及石卿膺鄉薦伯順同余叅高陽公軍事石卿往來於遼亭遂宵無人而行人爲給事中數年矣逮於璫其子子敬行乞過伯順伯順之太公復館之於是子敬日夜號太公爲不食也而所逮左中丞之弟若子亦繼館焉明年伯順抗時歸周吏部之客朱生以吏部逮過謀於伯順亦館焉當是時璫有最曠豎後雉以殉

者曰李朝欽家亭之左不數百武而司調事凡諸君子之逮皆有力焉惡其庇之者屢欲以中伯順而天竟弗與也使黨禍猶未解無論張儉之壁終破北海覆巢豈待孟德哉余幸不死於璫而爲頌璫者所厄復偃仰於其中者三載嘗爲范陽烈士咏有曰奮腕招義徒傾家競相從張儉徒壁藏箕踞笑孔融轆車未出門繫囚已及宮張儉徒一人孔融易爲功天下之頌北海

亭者其歌之

養喜齋記

天之用以風雨露雷雜應而迭施故不窮於變
而其功大吾人之喜怒哀樂也亦然故一喜而
天下悅一怒而天下懼哀而天下荷其煦樂而
天下被其澤此達者之用也卽用不究於時而
韜之於言布之於後則悅天下者足以起萬世
懼天下者足以凜千古味其言而煦沫者廣矣

溥其旨而惠澤者隆矣夫固不得身見之哉其
所用者無大小也至於日用之常物交之際其
倏而熙然春倏而凄然秋宵龍雷而震似時雨
而沛者固衆人之所同而聖人所不免也乃我
獨取養喜以名其齋齋在江村草堂之後而余
待罪引慝之地也固穴衣簞飯酌泉嚼蔬窮約
無聊之處也賓客不至削牘不通問遺莽及清
玩算陳幽鬱困迫之區也婦呻於床僮僵於廡

櫪馬嘶饑埭雞警寒悲吟孤嘯天晦地暝之隩也而我顧喜焉其豈異乎人哉夫固亦有自得者耳蓋喜怒哀樂紛然背馳聖人所不免而子思子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自得也猶夫天之凜冽以風淒迷以雨轟裂以雷而其適於時爲宜及於地爲澤被於人爲快則與景風晴日陽輝噓和者無兩也其自得者不得而狀故擬其近似而槩之曰喜非喜夫哀與怒也哀怒

而不違其中不爽其節猶夫樂之不淫若澹若冥若隱若躍脉脉於中而不能自名者喜之象也則我之謫而不敢尤廢而不敢悱守其貞而不變悔其動而思凝固饑餓之所不能搖病患之所不能奪禍福之所不能馳死生之所不能紛而况於區區之毀譽哉然則何以養爲曰我固有詩曰併無喜可言聊以養爲喜知其味者自得之崇禎己巳八月三日記

物表亭記

蘇子瞻自錢塘移守膠西因城以爲臺子由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子瞻曰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者也張子于度家於古白溝在車音馬塵之間築土室而居之以讀書樂道虛其四牖時以明晦以迎日避風其師鹿先生伯順顏之曰物表張子求余爲之記余曰伯順之意豈非有槩於子瞻之言哉子

瞻之臺可以南望馬耳北俯濰水西望穆陵見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而東則可想見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其臺雖不華而耳目之所及固已遠矣然亦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地雖貧然園有蔬可擷池有魚可取秫酒可釀脫粟可淪特以子瞻方移自錢塘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故不能無今替之感

而主齊物之心聊寄想于物表以自廣耳今于
度所居之地固五代所血戰而爭宋遼所畫界
而守我 成祖皇帝亦與遜國之師旅進旅退
親秉白旄以麾者也覽之者亦足以發興亡之
慨審華夏之變而亭囿于環堵之中塊然無所
見結茆聚壤僅蔽疾風甚雨半菽不飽何問十
饋五漿較之于瞻之臺又不啻丘垤之望泰山
而托名之義以此又得無爲子瞻所啞然笑耶

然人所患生於見耳見愈奢則自視愈不及使
子瞻縮符始於膠西未嘗有舟楫之安雕墻之
美湖山之觀亦烏見桑麻之野不可以樂采椽
而休車馬哉于度生於斯誦讀於斯名已薦於
天府而身未繫乎仕版四方之安且美者未嘗
溺其心而奪其志雖子瞻齋厨杞菊之食尚無
有脩而爲供雨雪風月之游從亦莫或之至也
又烏知四牖之室一榻之安不足以傲車音馬

塵而暢然安適哉雖然今之士自束髮受書父兄師友之所勵無不以富貴爲的讀書既有所見名已達於上日夜思窮其富貴之致雖懸車就木而其願常未能滿又烏能當方盛之年安一室之陋而恬然若忘哉非于度別有所見而能然歟蓋自其所見者奢則舉言行之媿勲業之隆舉不足以滿其所志而况王公之貴鐘鼎之奉游覽賓從之盛足以愜其心哉蓋其取於

師友者遠也吾推其義而記之時崇禎元年戊辰十月晦日

尚志軒記

去容城之北三里有聖室焉不斷橡不剪茨過者必式曰此孫孝子廬墓處也又數百武有草堂焉無構櫨無節稅過者又必式曰此孫孝子讀書處也茅子肅而造其軒見署曰尚志夫居有署非古也然自炎宋而下亦已久矣孝子之

署豈無以哉俛而思孫子曰奚庸思尊所聞于
子車氏耳茅子曰亦適思子車耳太史遷以孟
荀諸子合傳至昌黎氏猶曰孟荀其後其道尊
元之儒至爲孟子弟子列傳使匹於孔然高
皇咀其言而不能無疑也後以錢先生之言得
不罷享其道益尊道益尊其言益不敢議尚志
之言其醇言哉然烏乎已我疑夫士安能無事
哉入以致乎養出以淑乎人近而友於昆遠而

信於友供力後以事其上敦撫鞠以字其幼和
於室恩於賤以至嚴一介躬三讓介而不可富
貴之樂而不可貧賤之以及一話一言伸踝舒
腕孰非事乎奚必志堯舜之志以待異日之用
乎夫用不用遇也遇不齊而事不束於遇卽據
鈞軸布命令豈可一日挫其志哉志不以遇挫
事不以遇始其事之或顯或微或大或小如鑑
之受照山河日月以至芽茁蠕蠕其感偶殊耳

非澄鑑以待山河日月而芽茁蠕蠕非影也夫
志鑑也事影也而曰士無事以志爲事吾不敢
信也苟必曰士祇以志爲事則其平生所爲可
苟焉而已尹何必幡然之後而始思堯舜其君
民哉子車仲尼終身無所遇豈徒有志灼灼後
世哉如吾子之篤孝吾子之事也吾子之能篤
孝吾子之志也使吾子有一日之遇豈必舍其
平生所孝者而別出其志以應天下乎余幼也

愿囿於成言以頗志伊周之志恐不得一日伊
周之遇爲恨繼而憬然思若然釋也故富貴不
能加不能加吾志也貧賤不能損不能損吾事
也事莫大於忠孝子能孝矣極伊周之業曰忠
忠不加於孝曰移孝爲忠者以時言之非岐之
爲志與事也孝已爲子之事又何所待而空尚
志乎孫子曰雖然志不可不尚也子所云達而
不可挫者卽窮而當尚者也達有事而志不可

石民四十集
挫窮有事而志獨可不尚乎且子車氏之言以
王子薄士無所爲而發也非不知乎此也茅子
曰子車氏非不知乎此也余亦非不知子車氏
之非不知乎此也子車氏爲王子言則不可無
彼言吾爲吾子言則不可無此言也子車氏曰
予豈好辯哉遂次而爲記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四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五

七快堂記

九弈亭記

三醉臺記

五暢閣記

一喙軒記

十二快廊記

荆焚字爐記

南宗瑞應記

觀瞿稼軒藏書記

卷第二十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一記三

七快堂記

茅子曰我嘗欲將銳師窮長白挈遼東西數千
之地以還 天子遂長嘯歸故山不受斗大之
印以自快其餘年而今不可得矣雖然餘年在
耳一日不快則無乎日也一月不快則無乎月

也欲俯首爲學人讀書務精熟察事物之微極毫釐之辨以齒諸君子之末席乎吾不快也於是不能也吾性好飲將遂貯名酒被紈素調歌顧曲據幽揆奇閒吟白日雄辨清宵以送其餘年乎吾從事焉而未銷其日也日有間不快也於是心口相商夢寐呈瑞得七快焉以下酒一曰經快意感爲念觸象發奇日月常故忽霽則新足以下一石乎曰能二曰史快人有快事事

有快言彙帙置隅自對而笑足以下一石乎曰能三曰文快文有四種曰羣家曰長行曰小品曰駢儷各以其類恣所心賞豈能置我一日之是非而問千人之可否乎是不足下一石耶曰能四曰韻快韻有三家曰詩歌曰騷賦曰詞曲三其品而位置之又不足則益以摘句庶足以快吾意也作者之屈首降心焉否我無暇計矣是不足下一石耶曰能五曰類快類患其不悉

也悉而較若眉縷若髮斯亦一快也下一石乎
曰能六曰說快說患其易頗也可於吾者童之
否則扇咸陽之焰以廓吾目斯亦一快也下一
石乎曰能七曰稗快稗患其不雅馴也不致則
不雅好襲則不馴去斯二者而不快吾不信也
吾必爲下一石七石而飲亦快矣於其暇閒吟
雄辨據奇撰幽清音在座輕紉適體亦何負於
餘年而或有告者天別生男子挈遼東西而還

之 天子當是時吾七快堂適成雖醉敢不濡
筆以爲記

九奕亭記

七快堂之左有隙地焉花木迴互日月軒敞乃
就而構亭以爲新娛顏曰九奕客曰茅子知奕
乎曰否也余蓋喜奕焉十齡以後知喜者足以
侵日也故不復事於今二十年矣然莊則思逸
鬱則思伸其一日之內思奕之時未嘗異於人

也今得放浪於七快之堂豈復如勞形之日倦而後悟哉然久則必困久於快無異乎久於勞也晨起盥櫛長坐成故步履所及耳目一變意之所適乃成新娛故必斯亭也思奕之心勃焉復發於是游九術以銷其銳一曰曆二曰律三曰仰觀四曰俯察五曰卜六曰醫七曰星八曰書九曰畫畫其末也已而尺幅之內山川萬里綃素如管煙雲千變吾忍置乎哉書之學小學

也然窮位置之變以究其初論筆法之微以觀其化亦夙習之不能忘也星吾所不言然其說欲以劑五行之平此調燮之端也醫之五行在一身卜之五行在天地塊然而不知身繇焉而不知身所寄蚩蚩竊生何異鹿豕故易之占書之數三式之微義百家之休咎我究心者久矣而忍棄諸因氣以察五臟因味以窮百藥先王發其故而後生不知叩其倪悲哉吾始有志焉

仰觀俯察律本曆元學之大也竊聞教於君子
矣白晉不竟素懷常耿豈夢寐其忘諸一日之
內數畧之暇當抽心沉慮靜如棋陣諳諳忽解
乍悟欣如先着常在卽神偶不會意不脫俗類
焉自廢亦如奕者之敗亦可喜也遂攬衣升堂
復尋我快

三醉臺記

有臺不甚高而內榭外檻峙於堂之右茅子於
六快之業旣醉便置於堂其經快者醉不忘也
乃攜而登臺江河之流不芴通淮泗濟沈則其
入海也無力故玄釋之書與經學微言合置於
臺之上旣醉之後復三酌於斯醉斯極矣始夷
然其有得也從而游者或及其時聞其縱橫蓋
清流漪於臺下遠山豁於臺前平原茂林日架
月陳足以發其口而莫之禁也及酒氣漸銷光
輝亦泯茅子方冥坐無語雖善問者莫叩其端

矣

五暢閣記

九奕之譜不離乎亭也三醉之粕不離乎臺也
唯六快之緒藏之閣而文與韻不能兩乃五其
部以目之茅子或早起以攬曉幻或晏眠以承
日融皆披髮而往蓋在山崖水畔也旣盥櫛乃
登閣兩婢以書授奚童輦致於堂以足其一日
之快如中饋料客之鹽梅醯醬必餘無歉卽不

足客亦不可復再告其受業久者偶呼登閣以
揆其委始暢所聞雖無歌舞在後而光榮如入
絳帳矣蓋其閣在堂後去堂不數武而其界限
巖迥幾過於陶隱居之三層茅子時吹笙於其
上兩婢倚簫成韻以和之然未嘗醉於此也

一噓軒記

一噓軒在暢閣之後而無刀之前茅子旣醉而
還從游者盡退乃偃臥箕踞於其下當是時弈

石民四十一集
陣旣收快飲亦畢逸興吹笙狂奴故態俱不可
覓乃冷然而一噓蓋聊以自噓也兩婢不測其
故燒燭待於廡下乃徐曳履入無厂而臥睡鼾
徹戶始息於天無厂在玄穡居內玄穡居士自
有記

十二快廊記

茅子有七快堂以托其精神又有九弈亭以適
其精神然無以養之則快者不能久也其所養

者卽所資外所資以爲養勞矣卽所資以爲養
而不極其精微以安志發意則猶弗養也故曰
紙曰墨曰硯曰筆七與九所繇成著也曰泉曰
茶節其精神之煩也曰琴曰香滋其精神之憊
也曰弓曰劍鼓其精神之往也曰酒曰歌全其
精神之用也夫養貴於豫待其窮而後從事焉
晚矣故淪泉烹薜共前四者於左右而未始一
刻間也故蕪香鼓弄未始一時間也故引滿擊

劍未始一日間也故舉觴聽歌未始一晝夜間也然皆貯我之廊自堂而亭自閣而臺皆有廊以翼之疏之故坐而廊在於室之密也行而廊在於足之履也而以賓不以主以適不以荒以受役而不爲役其意寓焉茅子以七者九者極其精微而因以發我之快我快矣彼亦未嘗不自快也而十二者藉以發我快又以致彼快而特以形而下者極其精微而不爲窮討古管遍按事實使轆轤而經緯之則我快而十二者不快也十二者不快而我日後其怨妾悍僕以適其身心豈能乎哉故各爲之譜而我之坐而密者行而我履者無不欣然以迎油然以從而我之快無晝夜時刻之間矣故記之於廊

荆焚字爐記

天下理有相悖事有相違智有相阻機有相成者未可一言盡也故言未可易也管雲棲宏大

師有自知錄列罪善之高下以差等之予謂罪善無差等於無差等中作差等如聖王制權衡度量皆不得已也故喜而爲傳之獨以水火字紙與揉踐字紙者分罪善各以百字爲一科竊未深然之嘗謂人曰意與形相擬而字生筆與墨相遭而字成可我成卽可我毀等毀耳安見水火之爲幸揉踐之爲慘惋耶血肉軀無論鴛蟻何於無情紙墨作此大分別故每持此論終

不下後夢老叟謂予曰子知數年偃蹇乎余曰偶然耳曰非也子揉踐字紙六千石故相屈耳余笑而頷之覺而念曰爲生幾卽有揉踐者難六千石也况宿有書淫斷簡殘編護如拱壁其所揉踐者乃所應水火者耳窮達事豈可置懷卽惠從影嚮則予固合偃蹇彼李斯者當何至戀戀上東門耶遂爲之撫掌雖然或以火而得罪或以不火而得罪理固有相悖也彼火者過

滅其流傳此火者珍重其文字事固有相違也
一日過孤山慈社有智公者欲剗焚字爐夫宏
大師與諸賢之意若此安知予言必是智固有
相阻也予卽爲任其費因爲記以記之反其所
執身作導師機固有相成也予久無名想之人
而猶不敢自信其說今之過慈社者皆事文章
司命而思以文字重天下者可忽之乎以予而
推之夫所焚者當不止六千石也予茲言之可
不啻六千石也安知往言之不啻六千石乎故
曰言未可易也

南宗瑞應記

今寓內惟兩戒壇爲律宗權輿 世廟時以北
壇穢事并禁南壇而昭慶一片地絕幢幡鐘鼓
之儀矣今戒雖禁而戒壇之穢事如昨蓋其端
繇於大內張於中官故臺壘不能遏中制不能
禁徒使法王子仰天竺而短氣耳 今皇上嘗

重戒律故於北壇潭柘百倍莊嚴且頒藏南壇
賜帑金五十鎰建閣崇奉當是時實以戒師神
力傾動宸懷故戒師歸卽謀建禪堂闡揚弘法
不慧爲經理其事兩年始克就又八年爲己未
僧鎮玄道清輩始紹師之志遍禮名宿選佛於
此是其期爲正月二十四日越二日有行脚僧
霍聳鸞峙坐於門楣告其徒曰三生一願其竟
此矣寫照歸故山影外無形然軀狗名刹身卽

是法卽面西端逝詢其徒曰卽妙空禪師也師
名道某得度匡廬尋禮雲栖大師受菩薩戒歲
叅堂上印證最上爲四方名宿領袖久居安慶
之懷宇寺今年禮普陀歸卽來示寂嗟乎昭慶
在錢塘闔閩間又濱於西子湖畔牙籌聲竟日
如雷轟風和月明時歌香花粉又平分淨土矣
一旦集禪衆飯雲水梵儀宗風宛然管軌而妙
空卽以撒手大緣示現策衆謂非南宗瑞應不

可故居士金某輩皆合掌贊歎希有而不慧儀
援筆爲之記

觀瞿稼軒藏畫記

余友瞿稼軒給事有畫癖所藏最富於沈石田
亾友宋比玉顏其居曰耕石嘗期余鑒焉至癸
酉仲夏始克踐之稼軒所藏實不止石田氏窮
日之力止得竟其三之一予所賞者於石田氏
爲春雲疊嶂圖爲春暮詩畫爲春水船爲孤梅

後乎石田氏者於衡山爲夜景懷唐六如爲白
描贈王西室爲寫小米爲玉蘭於六如爲折枝
梅於十洲爲蘇米臨池圖前乎石田氏者于子
久子昂爲合作山塘讐較圖於叔明爲秋山草
堂圖爲所性齋圖於懋昭爲撫孤松圖皆尤物
也稼軒笑曰是具體而微烏能當好事家百一
哉余曰不然何宮無粉黛數千館娃昭陽長生
獨灼灼千古者蓋得其尤也得其尤奚以多爲

况亦不啻多矣是以記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一

